



# “To Interpret Marxism from the Western Standpoint” or “To Return to Marx’s Original Philosophy”: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Yang Haifeng on How to Interpret Marx’s Philosophy

Gong Jingcai

**Abstract:** Since 2008, Professor Yang Haifeng has publish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reatises, intending to establish the standpoint that Marx’s philosophy is the logic of capital. He is commit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in two respects. On the one hand, Yang rewrites Marx’s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which he proposes two basic points: 1)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did not surpass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subject”; 2) *Capital* “abandoned” “the ontology of labor”. On the other hand, Yang unfolds the capital logic as the Marx’s philosophy. He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no subject” in the capital logic, that at the starting point “goods’ quality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ir quantity”, and that the core is the “formalized structural feature”. “How to break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capital logic” “is what Marx did not give solutions to.” Defects in Yang’s theories can be revealed if put into the original Marx’s context. Firstly, his results are in contradiction with facts as a result of cas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history, Marx’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econdly, misinterpretations of Marx’s thoughts reveal their irrelevance in two aspects: imposition of non-Marx’s thoughts on Marx; application Marx’s thought in the wrong disciplines. Thirdly, his arguments are self-contradictory. Fourthly, simplification of Marx’s thoughts and capital logic distorts the original Marx’s philosophy. The above defects originate in Yang’s conducting his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Marxism that bases its theories on the position of a certa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er. The crucial weakness of the interpretation lies in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ubjects in its process: a Chinese scholar and a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er, which leads to the fundamentally problematic ambigu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oughts. On the surface of it, when the argument seems to proceed from a Chinese scholar’s personal viewpoint as indicated by the cue “from my perspective”, it actually is the voice of a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er hidden behind at the core that is speaking. In Yang’s context, the hidden subject who does the real talking is Althusser. It is a misguiding tendenc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follow the track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domain of China’s Marxism philosophy research. The correct way is to return to Marx’s original philosophy by the following methodology: firstly, a direct conversation with Marx is advocated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scholars’ views; secondly,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thirdly, macro-academic and micro-academic backgrounds should be focused on; fourthly, Marx’s theoretical appeal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fthly, interpreters’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Keywords:** Marx’s Philosophy;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subject; logic of labor; Althusser; return to Marx’s original philosophy

**Author:** Gong Jingcai received his BA at Hebei University in 1982 and his MA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6. He earned his PhD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1998. Now he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Hebei University. In addition, he is a vice-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Philosophy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rx’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A Descendant of Sages in the Holy Place: Georg Lukács, Philosophical Studies on Economic Individualism, and Studies of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 是“以西解馬”還是“回到原生態”？

## ——與仰海峰教授商榷如何解讀馬克思哲學

宮敬才



[摘要]自2008年以來，仰海峰教授發表了多篇論文，意欲確立馬克思哲學是資本邏輯的觀點。為此，他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重新書寫馬克思思想史。其中，有兩個觀點是主基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沒有超越近代以來的主體論”；《資本論》“拋棄了”“勞動本體論”。二是展開自以為是的馬克思哲學即資本邏輯：這一邏輯“無主體”，作為起點的商品“質的規定被其量的規定所取代”；核心內容是“形式化結構特徵”“如何打破資本邏輯的統治”，“是馬克思尚未給出答案的問題”。然而，如果回到原生態的馬克思語境就會發現，仰海峰教授的觀點有四個缺陷。第一，想當然地解讀近代以來的思想史和馬克思思想史及其兩者之間的關係，結果與事實相悖。第二，曲解馬克思論述，表現出兩種性質的文不對題：把馬克思沒有的思想強加於馬克思；錯置學科地運用馬克思思想。第三，論述邏輯自相矛盾。第四，簡單化馬克思思想史和資本邏輯，使原生態馬克思哲學面目全非。追根溯源，這四個缺陷是“以西解馬”的方法使然。該方法以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的觀點為立論依據，然後解讀馬克思哲學，導致兩種解讀主體同時並存：中國學者與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由此也造成解讀情勢的根本性逆轉，表面上是中國學者的“在我看來”，實際上是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以隱身形式發揮作用。在仰海峰教授的語境中，隱身但真正的解讀主體是法國的阿爾都塞。“以西解馬”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漸成潮流，但這種解讀馬克思哲學的方法會誤入歧途，因此，“回到原生態”纔是正途。其一，直接與馬克思對話，他人觀點祇能作為參考。其二，關注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其三，關注宏觀與微觀學術語境。其四，關注馬克思的理論訴求。其五，關注解讀者的心緒狀態。

[關鍵詞]馬克思哲學 主體歷史觀 勞動邏輯 阿爾都塞 回到原生態

[作者簡介]宮敬才，1982年在河北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86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修完碩士研究生課程，199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河北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馬克思哲學與經濟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睿智聖殿的後裔：捷爾吉·盧卡奇》《經濟個人主義的哲學研究》《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等。

自2008年開始，仰海峰教授在馬克思哲學語境中針對資本邏輯問題發表了為數不少的論文。<sup>①</sup>從論文發表數量和刊物涵蓋面看，他對馬克思哲學的解讀漸成氣候，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影響。綜觀這些論文的核心內容，就是把馬克思哲學解讀成資本邏輯；認為以往和當下學術界對馬克思哲學的解讀，凡不能歸宗於資本邏輯者，皆為歧途。然而，筆者在閱讀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的著作後發現，這種被他解讀出來的“馬克思資本邏輯”，與原生態的馬克思哲學卻有着相當大的不同。為了糾正仰海峰教授對馬克思哲學的“誤讀”，筆者試以他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帶有總結性質的論文《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作為商榷對象，看看仰海峰教授對馬克思哲學有哪些“誤讀”？以期使人們對“原生態”馬克思哲學面貌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 一 思想史解讀之“誤”

其一，仰海峰教授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寫道：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得到充分展現的“類”主體思想，是早年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理論制高點。在這一思想中，馬克思首次實現了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社會主義思想批判的理論整合，形成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話語。但從根本上來說，“類”主體的思想並沒有超越近代以來的主體論。<sup>②</sup>

並列舉了三個例證：德國費爾巴哈哲學，英國經驗論哲學，法國唯理論哲學。這種評價，不僅否認了馬克思超越近代主體思想的客觀事實，也無意間把馬克思主體思想降格到近代主體思想之列了。

在馬克思語境中，主體思想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理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還包括哲學視野、哲學本體、哲學分析框架、哲學分析框架的客觀基礎和主體歷史觀。這五方面內容，既是馬克思主體思想得以存在的理論基礎，也是彰顯自己特點的理論背景。祇有顧及這五方面的內容，纔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體思想，纔能在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比較上把握馬克思主體思想的特點。

以馬克思主體思想的六方面內容為參照標準，比較《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主體思想與近代主體思想，馬克思此時是否超越近代主體思想的問題自會有答案。第一，馬克思哲學中的主體是勞動者，規範說法是無產階級；而近代哲學中的主體則是市民，規範說法是資產階級。第二，馬克思主體思想的哲學視野是歷史成為世界史前提下的資本主義經濟世界，而近代哲學的視野則是費爾巴哈（L. A. V. Feuerbach, 1804—1872）的鄉間生活、英國經驗論哲學中有待征服的自然和法國唯理論哲學中大革命前的社會歷史情勢。第三，馬克思主體思想中的本體是“人化的自然界”，而近代哲學的本體則是純自然。第四，馬克思主體思想得以展開的哲學分析框架是主體、客體及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而近代主體思想得以展開的哲學分析框架則是主觀、客觀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第五，馬克思主體思想的客觀基礎是勞動，而近代主體思想的客觀基礎則是市民生活。第六，馬克思的主體歷史觀是“人—非人—人”的復歸，而近代哲學的主體歷史觀則是以啓蒙為中介的從愚昧人到理性人。這六個方面的比較表明，馬克思主體思想在本質上是殊異於近代主體思想的。以社會歷史實際和思想史實際為判斷標準，說馬克思主體思想沒有超越近代主體

<sup>①</sup> 經筆者粗略統計，仰海峰涉及資本邏輯問題的文章有十篇，分別是：“反思與建構——馬克思哲學當代闡釋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1（2008）；“《資本論》與歷史科學的新發現”，《哲學研究》3（2009）；“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社會科學》1（2010）；“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邏輯”，《哲學研究》11（2010）；“歷史唯物主義雙重邏輯的當代境遇”，《哲學動態》12（2010）；“資本邏輯與空間規劃”，《蘇州大學學報》4（2011）；“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解讀”，《學習與探索》6（2011）；“從主體、結構到資本邏輯的結構化——反思關於馬克思思想之研究模式的主導邏輯”，《哲學研究》10（2011）；“馬克思思想的理論內核與邏輯構架”，《高校理論戰線》2（2012）；“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

<sup>②</sup> 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12。

思想，顯然與事實相悖。

或許，仰海峰教授得出“沒有超越”結論的聚焦點是馬克思的人學公式，以為這就是最有力的根據。確實，這一理解有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L. P. Althusser, 1918—1990）、蘇聯學者和中國部分學者的理解為旁證。但是，這些理解皆為誤解。因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以主體、客體及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為哲學分析框架，講到了“勞動”四個方面的內容：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活動，勞動產品。用這些內容檢視主體及其歷史，它便呈現為三個階段：（1）在原始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原因使然，作為主體的勞動者與“勞動”四個方面的內容有機統一。說此時的主體為人，是合理的，因為人的本質是勞動。（2）在以資本主義經濟世界為分析對象的語境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原因使然，作為主體的勞動者在所有權意義上與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活動、勞動產品發生分離。說這種勞動是異化勞動，視這時的主體為“非人”，同樣也合理。（3）在未來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作為主體的勞動者與“勞動”四個方面的內容重新結合為一。說這時的主體為“人的復歸”，名正言順。人學公式看似空洞抽象，實則以勞動及其歷史為依託。客觀存在的理論邏輯表明，“人學三段論”實際上是以勞動為本體的主體三段論即主體歷史觀，它勾畫出作為主體的勞動者歷史性的三種存在狀態。此為被後人虛無化的人學歷史唯物主義。

不顧及馬克思對“勞動者”“勞動”的理解和界定，祇關注其與費爾巴哈用語的相似之處，就得出馬克思主體思想“並沒有超越近代以來的主體思想”的結論，看似言之成理，實則與馬克思原生態思想的距離很遠。

其二，仰海峰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寫道：

從思想史的連續性來看，勞動本體論的根本理念並沒有超出啟蒙以來的理性觀念，特別是黑格爾的勞動觀念。如果說這種勞動本體論構成了《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深層理念，那麼到《資本論》時，馬克思則拋棄了這一本體論，並以資本邏輯取代了生產邏輯。<sup>①</sup>這樣的評價，未免讓人吃驚。因為，文章在名義上是要展現“思想史的連續性”，實際上卻在真正的“連續”之處人為地製造“斷裂”。

一是這種評價的思維邏輯自相矛盾。正是在文章的同一部分，前邊說“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這裏又說“資本邏輯取代了生產邏輯”。到底是“統攝”還是“取代”？如果是被“資本邏輯統攝”的“生產邏輯”，那祇是地位和作用發生變化，但客觀存在仍是基本事實；如果是被“資本邏輯取代”的“生產邏輯”，則與此相反，它已不在場，實際是不存在。因此，仰海峰教授就需要解答：在《資本論》的“資本邏輯場域中”，生產邏輯到底存在還是不存在？其實，在這一邏輯矛盾中，還有更為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仰海峰教授面對。該文在第二部分說，馬克思確立生產邏輯，形成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即物質生產決定論；接下來又說，生產邏輯具有雙重維度，以生產方式解釋社會歷史變遷，強調勞動的社會本體意義。<sup>②</sup>概括兩處論述，生產邏輯的哲學內核是歷史唯物主義。如果仰海峰教授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那麼，就有義務解答如下問題：資本邏輯如何統攝歷史唯物主義？統攝的結果是什麼？資本邏輯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存在統攝與被統攝的關係嗎？如果仰海峰教授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資本邏輯“取代了”歷史唯物主義，那麼，“取代”的證據在哪裏？文獻根據是什麼？為什麼要“取代”？

二是文章對馬克思勞動本體論的評價失實。（1）曲解了馬克思的論述。文章寫道：“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這裏沒有將對象化與異化完全割裂開來，而是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中兩者的統一性，即對象化就是異化。”<sup>③</sup>然而，事實卻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說了與仰海峰教授認知截然相反的話：“關鍵不在於對象化，

<sup>①②③</sup> 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20、12—13、15、19。

而在於異化，外化，外在化，在於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歸巨大的對象[化]的權力所有，這種對象[化]的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作自身的一個要素而置於同自己相對立的地位。”<sup>①</sup>（2）將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思想簡單化了。仰海峰教授認為，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勞動本體論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勞動的對象化與異化構成了馬克思論述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立足點”；“正是在勞動中，人創造出自己的本質”；“在這一新的時間境域中，將會生成‘全面發展的個人’，這是人的自由的充分實現”。<sup>②</sup>但如果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結合在一起，來梳理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思想，則會發現，其思想體系的本質經概括後有十三項內容：勞動本體論的本體是“人化的自然界”；“人化的自然界”是勞動的結果；勞動得以進行的前提條件具有社會歷史性質；勞動進行的過程是主、客體之間的辯證關係過程；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勞動異化是特定社會歷史階段的現象；基於勞動而來的哲學本體論是勞動社會歷史基礎論，勞動人性論，勞動創造社會歷史論，勞動者主權論；是基於勞動者主權論而來的造反有理論；是全面發展的個人生成論；這個邏輯的主體是無產階級；勞動邏輯“統攝”生產邏輯和資本邏輯而不是相反。<sup>③</sup>用這些內容比照，仰海峰教授顯然是把馬克思勞動本體論思想簡單化了。（3）對馬克思勞動本體論在啓蒙運動以來的地位所作的結論失實。“啓蒙以來的理性觀念”這一提法失之模糊。如果它是指法國啓蒙運動的理性觀念便是文不對題，因為它基本沒有涉及勞動本體論，恩格斯（F. V. Engels, 1820—1895）對此有很好的說明。<sup>④</sup>如果它是指蘇格蘭啓蒙運動的理性觀念，如亞當·斯密（A. Smith, 1723—1790）的理性觀念，勞動本體論思想確實被涉及<sup>⑤</sup>，但從深刻、系統和抽象程度諸方面看，無法與馬克思勞動本體論思想相比。洛克（J. Locke, 1632—1704）的勞動本體論思想確實是馬克思勞動本體論思想的直接理論來源，但這又超出了“啓蒙”指稱的時限範圍；當蘇格蘭啓蒙運動到來時，洛克早已作古。說到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仰海峰教授的評價同樣失實。黑格爾確實在《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甚至早期著作《倫理生活體系》中多次論述勞動本體論問題，馬克思也曾予以高度評價<sup>⑥</sup>，但從系統性、博大精深和階級主體諸方面看，黑格爾的勞動本體論思想無法與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思想相比。為了使《資本論》與之前文獻間的思想產生“斷裂”，仰海峰教授在自己構築且是邏輯不順暢的語境中“自由地”書寫馬克思思想史，這樣的思想史讓《資本論》之前的勞動本體論思想屈尊與啓蒙運動以來的理性觀念為伍，以便讓自己理解的“馬克思資本邏輯”得以確立。問題在於，如此理解的“馬克思資本邏輯”與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進而與原生態的馬克思哲學已經沒有直接和內在聯繫了。

三是否認《資本論》中存在勞動本體論思想，這與馬克思的思想實際相悖。仰海峰教授堅定地認為，到《資本論》時，“馬克思拋棄了勞動本體論”，並列舉了三條理由來支持這一觀點：“關於勞動二重性的討論”；“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分”；“把使用價值的生產同剩餘價值的生產結合起來加以討論”。<sup>⑦</sup>但是，這一觀點有三處硬傷：（1）在理論層面的錯位。列舉的三條理由所涉及的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為了解決這三個問題，馬克思建立了剩餘價值論，進而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雖然三個問題的解決有賴於勞動本體論的建立，但它們都不是勞動本體論問題。以這三條理由為根據，得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拋棄勞動本體論的結論，是文不對題。（2）三條理由與事實不符。這三條理由似乎想告訴人們，在《資本論》之前，馬克思既沒有提出也沒有解決這三個問題。但客觀事實正好相反，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1卷，第244頁。

②⑦ 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19—20、20。

③ 宮敬才：“諷論馬克思的勞動哲學本體論”，《河北學刊》5—6（2012）。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卷，第526—527頁。

⑤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郭大力、王亞南譯，上卷，第72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卷，第205頁。

二〇一七年 第二期

中，馬克思就已經區分了勞動二重性：“為了直接成為一般貨幣，單個人的勞動必須一開始就不是特殊勞動，而是一般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一開始就成為一般生產的環節”；還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如果勞動作為在時間上存在的勞動，作為活勞動而存在，它就只能作為活的主體而存在，在這個主體上，勞動是作為能力，作為可能性而存在；從而它就只能作為工人而存在”；並且提出使用價值生產與剩餘價值生產相結合地看待資本：“勞動只有對資本來說纔是使用價值，而且是資本本身的使用價值，也就是使資本自行增殖的中介活動。”<sup>①(3)</sup>《資本論》並沒有拋棄“勞動本體論”。在《資本論》中，有四處論述體現了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思想。例證一，馬克思在詳細界定勞動資料時借用了弗蘭克林（B. Franklin, 1706—1790）的思想，把人定義為製造工具的動物。<sup>②</sup>例證二，馬克思說，“物質生產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生活從而整個現實歷史的基礎”<sup>③</sup>。例證三，馬克思說：“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係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象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sup>④</sup>這也可以稱為工藝學歷史唯物主義或工藝學決定論<sup>⑤</sup>。例證四，馬克思說：“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着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sup>⑥</sup>這是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辯證法思想<sup>⑦</sup>。說《資本論》“拋棄了勞動本體論”，文獻根據何在？

## 二 資本邏輯解讀之“誤”

其一，文章的第三部分是仰海峰教授理解的“馬克思資本邏輯”的出場及其展開。他寫道：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了資本邏輯，認為資本邏輯對生產邏輯具有統攝性，並以此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邏輯。當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時，這意味着主體、客體都被納入資本邏輯中，成為資本增殖的要素，主體—客體的歷史解釋模式不再是《資本論》哲學的主導模式。

在資本邏輯的結構化運行中……曾被馬克思反復證論的主體……變成了主體無法控制的他物的工具，社會運行的過程呈現為無主體的過程，或者說資本纔是真正的“主體”。<sup>⑧</sup>兩段論述的主題其實是一個：資本邏輯無主體。這種認知，與原生態的馬克思思想之間是南轅北轍的關係。

首先，既然作為資本增殖工具的勞動者已不是主體，那麼，他/她便被降格為與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並列的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由此形成了曾被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大加痛斥的三位一體的公式：資本—土地—勞動。<sup>⑨</sup>瀏覽一下西方主流經濟學歷史便知，把作為主體的勞動者降格為資本主義生產要素之一，是自亞當·斯密起直到現在仍然如此的經濟學觀點。仰海峰教授的用意也許是為了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哲學思想，但是這種創新實際是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混同於西方經濟學了。

其次，作為主體的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資本的增殖工具確為事實，但這種事實只能說明勞動者作為主體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勞動異化），不能說明作為勞動者的他/她已不是主體。主體經濟職能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與主體還是不是主體，是兩回事。主體退出生產過程便不再是主體，發揮資本增殖職能的主體仍然是主體。觀照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和檢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sup>①</sup>《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0卷，第121、230、265頁。

<sup>②③④</sup>《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卷，第210、211、429頁。

<sup>⑤</sup>宮敬才：“對馬克思工藝學思想的誤解應予以糾正”，《馬克思主義與現實》5（2013）。

<sup>⑥</sup>《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9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7卷，第928頁。

<sup>⑦</sup>宮敬才：“諷論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辯證法”，《河北學刊》1（2014）。

<sup>⑧</sup>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16、17。

<sup>⑨</sup>《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頁。

文獻如《資本論》便知，不是資本邏輯無主體，而是“以西解馬”的做法使仰海峰教授看不到資本邏輯中主體的客觀存在和不可替代。出現這種誤解的癥結，是把主體經濟職能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混同於主體本身，結果把資本主義生產主體之一的勞動者拋入視野黑洞之中。正如馬克思所論述的：“在商品中，特別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中，已經包含着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的社會生產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sup>①</sup>

再次，為了實證性地說明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有主體，我們再回到《資本論》。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始終把資本邏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貨幣資本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相交換，此時的“場域”是勞動力市場。貨幣資本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既是交換的主體，又是交換的客體，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為主、客體。這種關係具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形式特徵，馬克思用文學筆法揭露和批判其虛偽性。<sup>②</sup>儘管如此，在資本邏輯演化的第一階段，馬克思把勞動者和資本家既作為主體看待，又作為客體看待。否則，資本邏輯的演化無法起步，更遑論後續階段。資本邏輯演化的第二階段是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作為主體的勞動者與客體（勞動材料）進行物質變換，通過主體的“塑形”作用使客體具有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物質載體。沒有主體的“塑形”作用，產品就無法生產出來，價值增殖祇能停留於奢望狀態，資本家發財致富的目的就無法實現。資本邏輯演化的第三個階段是作為資本家的商品所有者與作為消費者的貨幣持有者相交換，此時資本家已離開生產領域進入流通領域，他作為主體所面對的客體是手握貨幣的普通消費者。交換過程同樣是互為主、客體的過程，這一過程同樣具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形式特徵。綜合起來看，資本邏輯演化三個階段中的主體各不相同，但皆存在主體是客觀事實。說馬克思的“資本邏輯場域”“無主體”，既無事實根據，也無文獻根據。

其二，仰海峰教授在第三部分還說道：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展示了資本邏輯的形式化結構特徵。這種形式化的結構體現在兩個層面：（1）在現象界體現為商品的形式化結構。……馬克思在“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中列出的公式可以看出商品交換的這種結構化特點：“ $z$ 量商品A= $u$ 量商品B，或= $v$ 量商品C，或= $w$ 量商品D，或= $x$ 量商品E，或等於其他。”在這個無限延伸但又可以回到任何一個起點的等式中，商品的質的規定被其量的規定所取代，交換價值成為商品交換的衡量標準，使用價值祇是作為交換價值的載體纔有其存在的意義。因此，上面列舉的擴展的等價模式，說到底是以“數”為要素的形式化結構，這個形式化結構形成了自我擴展的世界，即商品世界，任何物質產品祇有進入這個形式化的結構世界中，纔能保證自身的存在，包括人本身，也是如此。這也意味着，在《資本論》中，作為馬克思哲學起點的並不是物、也不是人，而是商品，商品不僅是一個經濟學範疇，而且是一個哲學範疇。

（2）商品世界祇是資本邏輯的現象界，其本質界是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為目的的生產界……在資本生產過程中，不僅勞動者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而且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都成為資本增殖的物質載體。<sup>③</sup>

這裏之所以作冗長引用，目的是相對完整地再現仰海峰教授對馬克思資本邏輯的理解。在他看來，作為馬克思資本邏輯起點的商品範疇指稱的對象既不是物，也不是人，而是與物和人並列的第三種存在，這種存在“說到底是以‘數’為要素的形式化結構”。然而，這種理解與馬克思資本邏輯的本意相去甚遠。

首先，馬克思的商品範疇被仰海峰教授給西方主流經濟學化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主義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96—997頁。

<sup>②</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4—205頁。

<sup>③</sup> 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16。

的創始人之一杰文斯（W. S. Jevons, 1835—1882）說：“經濟學這種科學，是建築在少數貌似單純的概念上。效用、財富、價值、商品、勞動、土地、資本，是這門學問的元素。”“我主張，一切科學的經濟學家皆須是數理的經濟學家。其理至明，因經濟學家所討論的是經濟量及其關係，但一切的量與量的關係皆屬於數學的範圍。”<sup>①</sup>杰文斯的錯誤也是仰海峰教授的錯誤，即僅僅看到商品中的量以及量與量的關係，並把這種性質認定為商品的唯一特性。馬克思的理解與此相反。他當然關注商品中的量以及量與量的關係，但更關注質。這裏的質，指的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有機統一。它具有社會歷史性質、生產關係性質、主客體關係性質和自我超越（如發展為資本）性質。

其次，在《資本論》語境中，商品絕不僅僅“是以‘數’為要素的形式化結構”，而且還是物，是人，是人與物的關係，是人與人的關係。在使用價值的意義上，商品是物，作為物的商品是使用價值的物質載體；是人與物的關係，即作為主體的勞動者與客體（自然界）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及其結果。在交換價值的意義上，商品是人，是人作為商品所有者身份的社會歷史性和法權性確證；是人與人的關係，即社會歷史性的生產關係。

再次，作為馬克思資本邏輯起點的商品範疇指稱的對象中有沒有主體？請看馬克思的論述：“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上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佔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樂意，人可以使用強力，換句話說，把它拿走。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係，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生關係，因此，一方祇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祇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為，纔能讓渡自己的商品，佔有別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sup>②</sup>馬克思論述的是商品交換過程中主體的客觀存在情況。放大視野則可發現，在商品生產和消費中，主體的客觀存在同樣是絕對必需的前提。商品範疇指稱的對象中內含的主體其實有四種：商品生產的主體、商品消費的主體和商品交換中交換雙方的各為主體。這客觀存在的四種主體給仰海峰教授提出了需要解答的問題：說馬克思商品範疇指稱的對象中無主體，文獻根據是什麼？事實根據是什麼？

最後，說馬克思資本邏輯語境中的商品“質的規定被其量的規定所取代”，這與馬克思的本意不一致。因為，馬克思批判的正是這種觀點：“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裏，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係並同人發生關係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裏，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sup>③</sup>這表明，仰海峰教授對馬克思資本邏輯中商品範疇的理解是誤解。

在仰海峰教授對馬克思資本邏輯的理解中，資本的形式化結構特徵成為界說焦點，其他性質則是被虛無化，實際是被剝奪了表示存在的機會。例如，一般性質，文明性質，歷史性質，法權性質，技術性質，組織性質，等等。限於篇幅，這裏僅展示兩種性質。

**一是資本邏輯的一般性質。**資本邏輯是資本生產邏輯和資本交換邏輯的有機統一，資本的生產邏輯是客觀基礎。要完整地說明資本邏輯，前提是說明資本的生產邏輯。要說明資本的生產邏輯，前提是說明資本生產邏輯的一般性質。馬克思確實這樣做了。他首先指出考察資本生產邏輯一般性質的必要性和應該遵循的方法論原則：“資本家要工人製造的是某種特殊的使用價值，是一定的物品。雖然使用價值或財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家，並且是在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的，但是這並不改變這種生產的一般性質。所以，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每一種特定的社會的形式來加以

① [英]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郭大力譯，第29、10頁。

②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3、89—90頁。

考察。”<sup>①</sup>然後，揭示出資本生產邏輯的一般性質：“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製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佔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係。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種自己的幾畝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sup>②</sup>《資本論》中的兩處論述表明，馬克思把資本生產邏輯的一般性質看作資本邏輯一般性質的有機組成部分，把資本邏輯的一般性質視為資本邏輯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要求解讀者，說明資本邏輯時一定要說明資本邏輯的一般性質。反觀仰海峰教授，說明資本邏輯時直奔“資本邏輯的形式化結構特徵”，至於資本邏輯的一般性質，則是視而不見。如此揭示出來的所謂“馬克思資本邏輯”，變成了仰海峰教授自己的資本邏輯。

二是資本邏輯的文明性質。資本家“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祇有這樣的條件，纔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sup>③</sup>；“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sup>④</sup>。馬克思兩處論述尤其是三個“有利於”的主題，都是資本邏輯的文明性質；差別在於，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既然文明性質是馬克思資本邏輯的有機組成部分，那麼，被仰海峰教授虛無化後的所謂“馬克思資本邏輯”，當然不是馬克思原生態的資本邏輯。

其三，仰海峰教授在作為結語的第四部分開頭便說：

這裏存在的難題是：在資本邏輯中，如果主體已經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那麼結構化的資本邏輯就會取得統治一切的地位，這樣一來，我們如何打破資本邏輯的統治？在《資本論》中，這是馬克思尚未給出答案的問題。<sup>⑤</sup>

過度追問，是阿爾都塞式的思維方式。離開馬克思文獻及其語境，把自設的話題強加於馬克思，然後說他沒有對問題作出回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邏輯的統治”確為客觀事實，但它用不着“我們”去“打破”，也用不着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去“打破”，“資本邏輯的統治”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走向衰亡的未來趨勢。

在《資本論》中，人們起碼可以讀到五種對“資本邏輯的統治”內在矛盾的揭示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的闡揚。第一，“資本的集中”使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打倒”的過程是經濟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的過程，結果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sup>⑥</sup>第二，“資本邏輯的統治”包含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會變得“越來越無法控制”，週期性出現的經濟危機可為例證。此為“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這種規律表現於外，就是經濟震盪，社會矛盾激化，激化的集中表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激化。<sup>⑦</sup>第三，“資本邏輯的統治”包含生產力無條件發展與“資本增殖這個有限目的”之間的矛盾，即生產力無條件發展與“為資本而生產”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表明，“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祇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sup>⑧</sup>第四，“資本邏輯的統治”包括信用制度，這種制度同樣會促成“資本邏輯的統治”的解體。用

<sup>①②③⑥</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7、215、683、873—874頁。

<sup>④⑦⑧</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272—273、278—279、288—289頁。

<sup>⑤</sup> 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22。

二〇一七年 第二期

馬克思的話說：“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促進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要素。”<sup>①</sup>第五，在“資本邏輯的統治”的內部，已經局部性地產生出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生產方式。“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祇是在下述形式下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sup>②</sup>綜合這五方面的內容就可發現，“我們如何打破資本邏輯的統治”問題中的“我們”，既非馬克思，也非其他人，祇能是仰海峰教授自己。

### 三 思想來源之“誤”

仰海峰教授這篇解讀馬克思哲學觀點的文章，給人以新穎獨特、直言不諱的印象；但如果追根溯源，則會發現，這並非他的獨創，而是源自被稱為“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阿爾都塞。仰海峰教授的文章有三個核心觀點：（1）《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主體思想與近代主體思想之間沒有本質性區別。（2）祇有在《資本論》中纔存在因而纔能讀出馬克思哲學。（3）馬克思哲學是資本邏輯，這一邏輯無主體，勞動本體論被拋棄。但這些觀點，均存在於阿爾都塞的兩部著作《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中。

觀點一，出自《保衛馬克思》。阿爾都塞說，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佔主導地位的是離康德和費希特較近而離黑格爾較遠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義”；“在第二階段（1842—1845），佔主導地位的是另一種形式的人道主義，即費爾巴哈的‘共同體的’人道主義”。<sup>③</sup>

觀點二，出自《讀〈資本論〉》。阿爾都塞說：“我們都在追求這種哲學（指馬克思哲學——引者註）。《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哲學斷裂的記錄並沒有給我們提供這種哲學本身。在此之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也沒有給我們提供這種哲學本身……我們可以讀到馬克思真正哲學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sup>④</sup>

觀點三，同樣出自《讀〈資本論〉》。阿爾都塞說：“正是這種關於勞動的唯心主義，使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把斯密稱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路德’，因為斯密把一切財富（一切使用價值）僅僅歸結為人的勞動；同時還把斯密和黑格爾在理論上聯繫起來，因為前者把全部政治經濟學歸結為勞動的主體性，而後者則‘把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同這種關於勞動的唯心主義決裂了。”<sup>⑤</sup>

在仰海峰教授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稱讚阿爾都塞的相關觀點“非常深刻”<sup>⑥</sup>；但這些“非常深刻”的觀點，與觀點提出者晚年的自述恰成鮮明對照。阿爾都塞在談及自己的《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兩書出版時說道：

都在（1965年——引者註）10月份出書。可是一想到這些文字將使我赤裸裸地出現在最廣大的公眾面前，我便突然感到不可思議的恐懼：所謂赤裸裸，就是指我的本來面目，一個祇會耍手法、搞欺騙、此外一無所長的人，一個對哲學史幾乎一無所知、對馬克思幾乎一

<sup>①②</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00、499頁。

<sup>③</sup> [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顧良譯，第218、220頁。

<sup>④⑤</sup> [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李其慶、馮文光譯，第19、156頁。

<sup>⑥</sup> 仰海峰：“從主體、結構到資本邏輯的結構化”，《哲學研究》10（2011）：22。

## 宮敬才：是“以西解馬”還是“回到原生態”？——與仰海峰教授商榷如何解讀馬克思哲學

無所知的哲學家（當然，我仔細研究過他青年時期的作品，但是在1964年，我組織那次最終產生了《讀〈資本論〉》的研討班時，祇認真研究過《資本論》的第一卷）。我感覺自己是個大膽從事任意的體系構造的“哲學家”，而這樣的構造與馬克思本身毫不相干……簡而言之，我生怕招致一場災難性的公開揭露……“鬧”了一場給人印象深刻的抑鬱症。<sup>①</sup>

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道：

有許多專家和戰士都感覺我製造了一個自己的馬克思，與真正的馬克思大相徑庭，是想象的馬克思（雷蒙·阿隆）。這一點，我願意承認。<sup>②</sup>

從阿爾都塞晚年自述中可以得到三個方面的信息：（1）阿爾都塞承認，自己並不真懂馬克思哲學。例證是，在作關於《資本論》的演講時，祇認真研究過第一卷。（2）恐懼自己不懂裝懂的真面目被揭露，而犯了嚴重的精神病（1965年12月）。（3）阿爾都塞承認，自己製造了自以為是的馬克思，這樣的馬克思與“原生態”馬克思的關係是“大相徑庭”的。三個方面的信息表明，阿爾都塞承認自己關於馬克思哲學的觀點並不是“原生態”的馬克思哲學。

阿爾都塞的自我評價並非自謙或言過其實，請看如下情況：（1）從1947年第一次犯精神病到1980年在精神病狀態中扼死老妻的三十三年中，一共犯精神病十五次，在精神病治療機構住了十五年。阿爾都塞的精神病交替性地處於兩種狀態：精神抑鬱和輕躁狂。在後一狀態中，工作效率極高，用他自己的話說，“由於我病癒後處於輕躁症狀態中，這讓我感到事事如意，容易至極。……而我做的工作卻多出許多倍”。（2）日常生活中的阿爾都塞有不少怪癖，如儲備東西（包括女人），鞋櫃中的鞋有一百多雙；去商店偷東西如菜刀，然後找藉口還回去，甚至想偷潛水艇。（3）亂追女人。他自己講出的例子令人無法直書紙面，像發情的動物一樣毫無節制，毫不掩飾。（4）對妻子的態度。其妻年長他八歲，且無固定職業，但她在1930年代便加入法國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一支抵抗法西斯的遊擊隊。阿爾都塞變着法兒地挑釁和折磨妻子，甚至在妻子面前公開調戲年輕女性。<sup>③</sup>（5）阿爾都塞的精神病狀態直接表現在公開出版的作品中。例如，他說道：“從哲學角度閱讀《資本論》和無辜的閱讀完全不同，這是一種有罪的閱讀，不過它並不想通過坦白來赦免自己的罪過，相反，它要求這種罪過，把它當作‘有道理的罪過’，並還要證明它的必然性，以此來捍衛它。因此這是一種特殊的閱讀，它向一切有罪的閱讀就它的無罪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即‘什麼叫閱讀？’正是這個問題撕掉了它無罪的面紗，而特殊的閱讀卻通過提出這個問題證明自己是合理的閱讀。”<sup>④</sup>不瞭解阿爾都塞底細的人，或許以為話中包含尚未被猜透的玄機，實際是精神病狀態中的胡言亂語。

綜合上述五方面情況可以看出，阿爾都塞有關馬克思哲學的觀點，是他精神不正常狀態下的產物。<sup>⑤</sup>如果以這種“非常深刻”的阿爾都塞觀點看待馬克思哲學，那它與原生態的馬克思哲學的關係，祇能用阿爾都塞自我評價的話：“大相徑庭”。

### 四 解讀方法之“誤”

仰海峰教授利用阿爾都塞觀點解讀出的馬克思哲學之所以與原生態馬克思哲學有很大距離，主要是近些年在中國頗為流行的“以西解馬”——以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的觀點解讀馬克思哲學——的方法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解讀方式的獨特之處在於，解讀主體有兩個：一個以“在我看來”的形式出現；另一個是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後一種解讀主體往往隱藏於前一種主體之後，但這纔是真正的解讀主體。讀者在仰海峰教授的文章中見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不經

<sup>①②</sup> [法]路易·阿爾都塞：《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蔡鴻濱譯，陳越校，第155、237頁。

<sup>③</sup> 詳見[法]路易·阿爾都塞：《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

<sup>④</sup> [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第3—4頁。

<sup>⑤</sup> 宮敬才：“阿爾都塞問題”與‘人學公式’的誤讀”，《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2011）：116—120。

意間，解讀情勢發生了根本性逆轉，馬克思哲學成爲被審視甚至被批判的對象，審視的工具和正確與否的判斷標準變成了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的觀點。被利用者中，阿爾都塞、海德格爾（M. Heidegger, 1889—1976）、阿倫特（H. Arendt, 1906—1975）、鮑德里亞（J. Baudrillard, 1929—2007）較爲著名，由此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形成一種潮流。這一潮流，也在督促學術界反思：在當今時代解讀馬克思哲學，究竟是“以西解馬”，還是“回到原生態”？答案祇能是後者，而關鍵則是“回到”的途徑。

第一，直接與馬克思對話。在馬克思的著作面前，解讀者的主體地位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中國、西方之別。他人的觀點祇能作爲參考，不能成爲立論依據。以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的觀點爲依傍，雖然造成了不斷“創新”的氣勢，實則會離“原生態”的馬克思哲學越來越遠。從更深的層面看，這種解讀方式是真正解讀主體的缺位或者說是解讀者主體地位的自動放棄。長此以往，中國馬克思哲學解讀者成爲西方現當代哲學的傳聲筒和學舌者的局面就會出現。

第二，關注時代背景。哲學的外在表現形式是邏輯，內在靈魂是激情。激情源自特定社會歷史情勢的激發，原生態馬克思哲學可爲典型。不顧及特定社會歷史情勢地解讀馬克思哲學，爲“在我看來”的過度解讀開闢了“自由”的理論空間，解讀者的主觀性成分躍居前臺，有害後果是原生態馬克思哲學的社會歷史基礎被虛無化。這樣的虛無化會衍生出其他有害後果。例如，如果祇是聚焦於馬克思資本邏輯的形式化結構，那麼，資本邏輯的社會歷史性內容、法權性內容、文明性內容、主體性內容、政治性內容就會被放逐，屢遭後人詬病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貪婪與刻薄更會被消解得無影無蹤。

第三，關注學術背景。雖然馬克思不是學院化學者，但其哲學的學術背景比其他人要廣博得多。有學者統計，馬克思在寫作過程中運用了八種語言，近二十門學科的知識。<sup>①</sup>在這一點上，即使黑格爾也不能與他相比。這樣的學術背景情勢向解讀者提出了挑戰，一定要關注馬克思哲學的學術背景，否則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原生態馬克思哲學。例如，仰海峰教授把西方主流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商品範疇的理解誤以爲是馬克思的觀點，顯然是不瞭解馬克思哲學學術背景所致。

第四，關注學術語境。關注學術語境是耗時費力的工作，但卻是解讀原生態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功夫。它可以避免望文生義的理解，進而避免與文獻本意相衝突。例如，仰海峰教授說：“生產邏輯是由資本邏輯逆向推導出來的，他關於‘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的論述就是對此觀念的明確表述。”<sup>②</sup>事實上，馬克思論述的本意是歷史意義的“逆向理解”，但絕不是邏輯意義的“逆向推導”，否則，他關於“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的論述就等於白說了。至於說“生產邏輯是由資本邏輯逆向推導出來的”，更是違背歷史事實。馬克思的“生產邏輯”提出於1844—1846年之間，“資本邏輯”則產生於1850年代，這時馬克思纔知道資本是“全部資產階級污垢的核心”<sup>④</sup>。因此，時間順序是，先有生產邏輯，後有資本邏輯；邏輯順序是，後者以前者爲基礎和前提，前者會發展爲後者。馬克思怎麼可能到1850年代提出資本邏輯之後再讓時間倒流“推導”出生產邏輯呢？沒有勞動邏輯，何來生產邏輯？沒有生產邏輯，何來資本邏輯？邏輯源於歷史，邏輯依從歷史，此爲馬克思邏輯與歷史有機統一方法的本意。

第五，關注馬克思的理論訴求。馬克思一生的行迹告訴人們，他無心於學究式的學問，而是要解釋和改變世界。結合政治經濟學文獻，理解馬克思的理論訴求，可以見到如下內容：一是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搞清楚<sup>⑤</sup>。二是與“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相抗衡，建立“勞動的政治經濟

<sup>①</sup> [意]馬塞羅·默斯托 主編：《馬克思的〈大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閻月梅 等譯，第26頁。

<sup>②</sup> 仰海峰：“馬克思資本邏輯場域中的主體問題”，《中國社會科學》3（2016）：16。

<sup>③</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頁。

<sup>④⑤</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0卷，第178、140頁。

## 宮敬才：是“以西解馬”還是“回到原生態”？——與仰海峰教授商榷如何解讀馬克思哲學

學”，為工人階級改變自身命運的抗爭提供理論武器。<sup>①</sup>三是在理論層面打擊資產階級<sup>②</sup>。四是減輕“人類的痛苦”：“我為什麼不給您回信呢？因為我一直在墳墓的邊緣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還能工作的每時每刻來完成我的著作（指《資本論》——引者註），為了它，我已經犧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這樣解釋就夠了。我嘲笑那些所謂‘實際的’人和他們的聰明。如果一個人願意變成一頭牛，那他當然可以不管人類的痛苦，而祇顧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沒有全部完成我的這部書（至少是寫成草稿）就死去的話，那我的確會認為自己是不實際的。”<sup>③</sup>這四個方面的理論訴求表明，馬克思的筆墨生涯始終與人類尤其是勞動者的生存境遇息息相關。無視上述理論訴求的客觀存在，孜孜聚焦於資本的“結構化邏輯”和“形式化結構特徵”，結果祇能與馬克思原生態思想漸行漸遠。

第六，關注解讀者的心緒狀態。在馬克思哲學研究領域，創新是大部分人的追求目標。但是，創新的前提是繼承，繼承的前提是準確理解，準確理解的前提是讀懂馬克思文獻，讀懂文獻的前提是靜下心來直接與馬克思的文獻對話，靜下心來的前提是克服為創新而創新的焦慮情緒。如果為了解快、儘早、儘量創新而省去其中的大部分環節，“便捷”手段自然是隨意地使用西方現當代某位哲學家的觀點框衡馬克思文獻，解讀其中的哲學思想。這樣的創新成果容易獲得，但對真正理解原生態馬克思哲學並無助益。

[編者註：該文是作者承擔的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哲學思想新探”（16AZX001）的階段性成果。]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卷，第12頁；《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第203—204頁。

<sup>②</sup>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189頁。

<sup>③</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53頁。